

哥伦比亚大学“鼓吹书斋”收藏

张学良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of Zhang Xueliang

(访谈实录)

6

吉林出版集团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收藏

张学良口述历史

(访谈实录)

6

张学良 / 口述

张之丙 张之宇 / 访谈

《张学良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 / 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本卷目录

第五十次访谈 东北旧事 评说吴佩孚	1653
1. 奉天土话	1653
2. 身上总要带着洋火	1655
3. 逼得老百姓当共产党	1656
4. 到吉林剿匪	1658
5. 保安队和红胡子	1664
6. 窦尔敦和黄天霸	1668
7. 军队有军队的纪律	1670
8. 吴佩孚这人我并不佩服	1672
9. 种树不必自己吃果子	1677
10. 杨宇霆的死与郭松龄事情有关	1680
11. 你不能说没有鬼	1681
第五十一次访谈 外籍友人 蒋氏父子	1687
1. 老帅的俄国宝刀	1687
2. 慈善公益的事情我都参加	1690
3. 我认识很多外国人	1691
4. 蒋先生一斧两砍	1709
5. 蒋氏父子的思想、用人差异	1710
6. 宋氏三姐妹	1712
7. 蒋氏衰微的根源	1713
8. 我认为周恩来厉害	1718
9. 再谈西方友人	1723
第五十二次访谈 领袖 辅弼 部属	1733
1. 我跟青年会的关系很大	1733

2. 端纳与蒋夫人	1736
3. 蒋先生与政治包围	1738
4. 蒋先生认为共产党是他的主要敌人	1740
5. 我总还有一两个人可以谈谈	1743
6. 部下主要干将	1746
7. 古今的首领与辅弼	1747
8. 日本人欺人太甚了	1754
9. 我很喜欢我的部下	1759
10. 与部下一块拼命	1760
11. 有名的人我认识的很多	1765
12. 社交礼仪、服饰及生活习俗	1766
13. 书画、古玩、娱乐	1781
第五十三次访谈 子承父业 痛恨内战	1785
1. 杨宇霆之死原因在郭松龄手里	1785
2. 瞒过戴笠会见共产党	1787
3. 我真不愿意对付共产党	1789
4. 我跟父亲的关系	1790
5. 不把生死看得那么重	1792
6. 身边的副官	1793
7. 日本战犯	1794
8. 我反对我父亲当大元帅	1802
9. 从家塾教育到讲武堂教育	1803
10. 家人、朋友	1806
11. 办报和宣传	1808
12. 老师丧事	1813
13. 子承父业感觉孤独	1814
14. 张宗昌其人	1818
第五十四次访谈 郭松龄之变	1823
1. 陪老师打麻将	1823
2. 我这个人讲人情的	1829
3. 婚姻自主问题	1831
4. 我知道郭松龄早晚要有变	1833

5. 我反对他当大元帅	1835
6. 带兵、待人从不要手段	1836
7. 郭松龄之变的若干细节	1839
8. 我认识蒋夫人比认识蒋先生早哇	1851
9. 郭松龄反奉的原因与影响	1852
第五十五次访谈 杨常事件 戒毒出洋	1857
1. 奔丧和易帜	1857
2. 赵四小姐及《北洋画报》	1861
3. 周恩来是很恭维我的	1862
4. 我把杨、常请来就枪毙了	1863
5. 我小时候很顽皮	1865
6. 学医未成却学军	1867
7. 初涉世事	1869
8. 烟、酒、色、毒	1871
9. 戒毒与出洋、回国	1874
10. 我的名字很多	1881
11. 我写字还行，画画不像样	1882
12. 钓鱼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1884
13. 喜欢玩照相、听京戏	1885
第五十六次访谈 东北文教 杨常事件	1887
1. 政治婚姻	1887
2. 年轻时买了好多书	1890
3. 曾想翻印《四库全书》	1892
4. 捐资兴教	1893
5. 日本的侵略政策	1894
6.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1894
7. 共产党还是有思想	1897
8. 蒋先生有什么贡献	1898
9. 政治上哪有朋友	1900
10. 政治道德与钱能通神	1901
11. 劝老师保境安民	1903
12. 早看出杨宇霆别有用心	1904

13. 《金瓶梅》及山东人	1908
第五十七次访谈 西安事变	1911
1. 阎锡山保守	1911
2. 联共与申请入党	1916
3. 不要钱和地盘	1920
第五十八次访谈 性情 信仰	1923
1. 做人做事不容易	1923
2. 唯一的长处不作伪	1924
3. 毛泽东我们佩服得很	1925
4. 跟日本打仗没有投降的	1927
5. 从佛教到基督教	1928
第五十九次访谈 英雄 书画 兰花	1931
1. 英雄是人家称出来的	1931
2. 张宗昌是个怪杰	1932
3. 溥仪一脑袋皇帝思想	1933
4. 书画收藏	1934
5. 养兰花	1937
第六十次访谈 平生情志 佑国福民	1939
1. 订正口述细节	1939
2. 戏谈国民党	1941
3. 大帅遇害是杨宇霆先告诉的	1943
4. 关于《答蒋公书》	1944
5. 不喜欢耀武扬威	1946
6. 与周恩来的见面	1950
7. 国家不强到哪儿都丢脸	1953
8. 知足者常乐	1954
附：张学良生平大事年表	1959

第五十次访谈

东北旧事 评说吴佩孚

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一”）

张之宇（简称“访二”）

被访者：张学良

同座者：赵一荻

访问日期：1993年6月18日

1. 奉天土话

访一：唠嗑，是哪两个字？

张学良：嗑，是说话。

访一：哪个嗑呀？

张学良：我不知道。

访一：我不是跟您借一本《白山黑水》吗，上面有介绍奉天土话，我一看和北京的土话很相像。

张学良：北京的土话是由东北去的。

访一：唠嗑、遛弯儿、差劲儿等。

张学良：差劲儿就是你不够资格，在东北很多。

访一：很多了，三十九个。斗蛐蛐在这篇文章中也被当成土话。

张学良：这个也可以是一种赌，当年有的好蛐蛐值很多钱。我玩过蛐蛐，但不是内行。看它旁边的牙就知道厉害不厉害。我们斗蛐蛐分两种，一种是山东来的，一种是我们当地的。我们当地的没有山东大，不能和它们斗。

访一：我们小时候见过很多蛐蛐罐。

张学良：那各种各样的。还有房子什么的。

访一：您养了多少只。

张学良：我养的不多。那个蚰蚰罐要自己打泥巴，要用城墙边的旧土和泥。如果泥巴太潮湿了，蚰蚰会掉腿。如果太干了，太干它就完了。它会死。养个好蚰蚰很讲究，有蚰蚰把式吗。于世岩就有蚰蚰把式。从前做什么都有把式。

访 二：就是专家。

张学良：从前我爸爸养金鱼就有把式。

访 一：养金鱼也有把式。

张学良：很可惜，有一次鱼一宿就都死了，把那个把式吓坏了。是养鱼的水变质了。

访 一：那后来呢，老师知道吗？

张学良：他吓死了，我爸爸不知道，给他养他也不去看。我父亲也喜欢养鹿。我们养狗鹿。那玩意儿很好玩。你那屋要放音乐，它就来了。它也不怕人。给它买野草吃。你知道割下来的鹿茸不值钱。戴脑壳的值钱。

访 一：哦，那要牺牲整头鹿。

张学良：所谓戴脑壳的，是打死的野鹿。那很有意思，打鹿的时候很不容易得到鹿茸的，你把鹿打伤了它会先把鹿茸撞折。它知道你是为了它的鹿茸而来。那獐子也是。要是被打伤了它就把肚子咬开了。就没用了。那兽好聪明啊。它知道你为这个而来。在内蒙打麂子，要是打伤一个，其余的抬着它就跑哇。

访 一：这些事情再没有……

张学良：我不是打猎的人，但是我很喜欢 [打雁]。有一次我打大雁，打死之后天上的孤雁跟着船叫，我没有办法就把打的雁扔到江里了。雁都是成双的。所以后来不打大雁嘛，很多打猎的都不打雁。

访 一：这也算是你年轻时候的户外运动了。

张学良：也不能说是运动了，就是随便走哪我都带着枪。还有一种玩法，估计现在没有人玩了。我们在松花江上，当时涨潮啊，我们用枪打鱼。这么大的鲤鱼呀，多得很呐。我们不是把鱼打死，我们用步枪向江里打，就浮上好多鱼。都是震得晕了。过了一段时间鱼又可以游了。后来人家说那个地方很危险啊，土匪都是从那儿来劫船。第二个那里是陷沙，很危险。江岔子里的都是陷沙，你踩进去就上不来了。

2. 身上总要带着洋火

访 一：那很危险啊。

张学良：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很好玩的。

张学良：我们剿匪呀，附近的老百姓教我们。他们跟我们说可小心啊，小心晚上土匪用火攻你呀。

访 二：噢，用火攻！

张学良：因为它那都是草呀，他逮着了你，你没处跑啊，怎么办呢？他们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身上总要带着洋火（即火柴）。

访 一：带着洋火？

张学良：你到哪儿要休息，你在附近要烧一大片。

访 一：烧光了？

张学良：烧一片，他来火，你不怕了。

访 一：噢，有个小范围。

张学良：你晚上睡觉，睡到哪儿，你最好把附近的草烧了。因为他晚上用火攻了，你可以出来打。要不他们用火攻你，你出不来了。你出来了，可是他们用火攻击你，你怎么跑？你怎么打？

访 一：那您后来真的每次都带着洋火？

张学良：那都是带着的，知道是规矩了。老百姓教的。还有一样，冬天……你们大概没看见，现在日本的枪上有一个盖子。

访 一：什么枪？

张学良：步枪。现在，中国后来做的枪也有盖子。到冬天，步枪没那盖就开不开栓。枪冻得开不开栓，冻的，冷的。

访 二：哎哟！这是一定在东北方面。

张学良：那步枪，你打不开栓。那冷呀，冻着了。钢冷了，它们自己就待住了，你开不开栓的。那怎么办呢？

访 一：烧！

张学良：最好的办法，比方说，一会儿，过一两点钟很可能要跟土匪打仗。我们就叫大家不要撒尿。在没打以前撒泡尿。搁热尿滋枪栓。

访 一：噢，不能用火烤！

张学良：不能烧它！

访 一：噢，是这么回事啊！假如您要不知道的话，那不就很糟糕了！（笑）

张学良：这都是小故事，都要知道的。

访 一：非常要紧的消息。

张学良：虽然是小事，但都要知道。

访 二：对，这至少是体温嘛！

张学良：用火攻，很要紧。你不知道火攻你来了，所以到哪儿都要在自己住的附近烧掉一大片，你的房子 [才安全]。

访 二：就不会着起来了！

张学良：就是晚上有站岗的，如果他们用火来了，你也没有办法，你往哪儿跑？

3. 逼得老百姓当共产党

访 一：您说剿匪的事儿，那您要到这么一片地方去，起初要没有房子的话，您住在什么地方？

张学良：那不是，你得分几样。我剿匪是到吉林剿匪，那就不同。我刚才说的到吉林，后来就是剿共产党，这是两件事。我分开说，那我就伤心透了。

访 一：您这是到后来的。

张学良：不是，那个他们坚壁清野不是胡说八道的。那真是把老百姓都给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当共产党。

访 一：您说是政府的军队把老百姓逼的。

张学良：那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

赵一荻：坚壁清野嘛。

张学良：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为什么他烧？

访 一：嗯！

张学良：因为烧，他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了。

访 一：噢，连烧带抢。

张学良：把老百姓逼到上当土匪，跟共产党一块堆儿去。

访 二：全没了！

张学良：那老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不是说，“红军也好，绿军也好，反正

就老百姓倒霉”。

访 一：您怎么会碰到这些人呢？

赵一荻：那时听见这个话。

张学良：出去走了。

访 二：去，到前线去？

张学良：不是前线，出去看看去。

访 一：换句话说，这军队连烧带抢，也就是说，他们的军饷也不足啦！

张学良：有啊！那个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式的军队也是一样啊。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那是不好的军队，没有纪律的军队干这事儿！

访 二：您说坚壁清野对作战有用吗？应该有用，是不是？

张学良：意思是有，坚壁清野。历史上有很多的，比如拿破仑作战……那你看怎么做？你看是对谁？你看怎么回事，这问题在这儿呢！你自己内陆的事情搞坚壁清野，把老百姓的房子都给烧了。那我跟你讲，不人道的事太多了。我看了伤心透了。

访 一：陕西那个……

张学良：剿匪那事后来归我管，我去巡察。可是，那个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共产党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你怎么会小心她呢？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缝鞋呢。我并不是说都是老太婆啊。哈哈，她是共产党的侦探。

访 二：眼线。

张学良：眼线。军队来了，你知她怎么办。

访 一：她怎么啦？

张学良：在高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访 一：看到了，这么厉害的？

张学良：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你说把老太婆抓起来呀！你也不知道老太婆是谁，你又不知道她是什么人。那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了。他把军队都数了，然后他出去，就去报告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你也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

访 二：您分不出来呀！分不出来。

张学良：你上哪儿知道是谁？你也不能怎么分，所以你没法。

访 一：也分不出来！

张学良：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他们后来就要……我说不能。

访 二：怎么样？

张学良：他们后来就想看见老百姓走过，就抓起来。这没有道理，不能这样！这个没道理，你也没办法。所以后来我就说，那个刘殿华的军队。人家好心啊，到那个地方欢迎他呀，放鞭炮，给他摆上酒席表示欢迎。但是鞭炮里面带了个炸弹，结果把那个军队的首长给炸死了。那里面有个炸弹，炸弹响了，把他炸死了。所以后来我们都坚持不要受这一套，不要跟他们接近，换句话说，不知道这老百姓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说，怎么讲呢，就是共产党有关系的地方，那你可小心，你怎么样知道他们跟共产党有关系没关系？你不能这么办，他们可以。到这地方有危险，可以弄死、打死，可是军队不能这样讲啊！

访 二：他知道！

张学良：他知道，他怎么知道？因为他底下有眼线。他知道这地方哪一家人跟政府有勾结的，那一家人就要倒霉了。所以地方人不保护你的军队，不跟你军队……那时，我到吉林剿匪，跟他们一样。你得讲理呀！你不讲理……那个老百姓就讲，“我们不是跟土匪要勾结，可是你不能保护我们”。

访 一：这话说得对呀！

4. 到吉林剿匪

张学良：“你不能总在这里住着，我们总在这里住着，你走了，谁来保护我们。我们不能把事情告诉你，我不是不告诉你呀，假使我们把土匪的行动，要是他们知道是我们说出来的，谁家里就完了。”我就跟你这样说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人是一个吉林的一个坏透的、姓曹的，叫曹跃虎，也是个旅长。那个地方有个叫前刁翎、后刁翎的，是很大的两个村子，是怎么样来着。刁翎的人保障……大概是。有一帮土匪来了，他好像给土匪作保，跟军队……等于是投降啦，后来他把投降后的土匪杀了。

访 一：呦！

张学良：他把土匪杀了好多，他回来就报功了。那个土匪另外还有他自己的朋友。过相当一段时间把前刁翎的人都给杀了。

访 一：人，人民都给杀了。

张学良：那人民，土匪来了，你刁翎保障土匪来投降。你已经保障好的，又介绍了，完了，把土匪都给枪决了。你刁翎的人是不会都走的。你们不是跟军队勾结，骗我们吗，结果土匪就把前刁翎的人差不多全给杀了。我们奉天有个姓阚的，我们还有亲戚关系。姓阚，外号叫小铡刀^①。他这个人拿杀人当开玩笑。他进了这个地方叫亚布利后堵。

访 一：这个地名叫亚布利后堵？

张学良：怎么叫后堵呢？这个地方就叫亚布利。亚布利后堵就是山里面有一块，这叫后堵。他进去，他说人家是匪民，当然是匪民了，也不能说他说的是假话，他们当然跟土匪勾结了，如果他们不勾结，他们怎么活？我跟你讲，土匪去了，他把人家男的都给杀了。那时候他到哪里都带着我那个军队。我带的军队中一个排的排长，他调去用了，是带机关枪的排。那排长那时候对我说你可不要领上，你可不要。我在那儿还得了个勋章，他说你可不要领队，他说这个简直太没道理了。人家来欢迎他，他用铡刀把人的脑袋都给铡了。

访 一：这人叫什么？

张学良：姓阚，外号叫小铡刀，他把每家每户男的都给杀了。

访 一：那后来这不是引起别的报复了。

张学良：有什么报复？老百姓拿什么报复？

访 一：那您是说这是在吉林啊。

张学良：在吉林。我跟你讲，中国那个军队不讲道理的事，我看见太多了。这还就是国家正式的军队呀，不是杂牌的军队呀！

^① 此人即阚朝玺。阚朝玺，一名朝洗，字子珍。奉天盘山（今辽宁盘锦）人。早年投靠张作霖，充巡防队队官。后任奉军团长、旅长，吉长镇守使，第四方面军副军长等职。1920年，兼任吉林省清乡会办和一面坡剿匪司令时，以残忍手段滥杀匪徒及无辜百姓，时人称之为“阚铡刀”。1924年为热河都统。不久与张作霖反目，辞职寓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先后任四民维持会委员长，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监事、副总裁、总裁。抗日战争胜利后，匿居沈阳。1951年4月被捕。次年8月病于狱中。

访 一：您知道那个长沙大火^①，那也是……

张学良：长沙大火我不知道，我没有参加。中国的事的确……

访 一：您能说这个军队，要是如此的……就是他们的行动是这种情况。当然，就等于说是官逼民反，人民看见官兵是连躲带跑的，也不给他们做情报，也不保护他们，应该怎么整顿呢？基本问题您认为是什么？

张学良：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吉林剿不了土匪，向奉天请求派兵帮忙。奉天就把我派到吉林去了。剿匪后我从吉林回来了，我写了一个很大的条陈给我父亲。这得从头说起，地方很富庶。这得分几种，为什么会有土匪，第一个问题是当时那个时代，交通不便，那么当地产的东西不能出去。那个土匪——我是说一部分土匪的起因啦——产的东西不能出去，他干什么？他就种鸦片烟。为什么种鸦片烟？鸦片烟熟了，把烟熬成膏土，可以揣在腰上把它带走啊，到外头值钱。鸦片烟这个法子有规矩的，劳动者呀，就是种的人分几成；那个地主分几成；那个当地的驻军分几成。明白？所以才会有官逼民反。这个吉林出了一个大的土匪叫焦作宽。这个土匪是个地主。为他这件事情吉林才把我调过去的。吉林出了两个大土匪，一个叫焦作宽，这个焦作宽帮大概有上千人，另一帮大概有七百多人。反正两帮都有上千人。这两个土匪都叫我给剿了。那个焦作宽被抓住后，临杀他的时候，他说：“少帅呀，我不是土匪呀！”我说：“你不要讲了，你的情形我已经都知道了！你也没办法了，我也没办法，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上，无论如何你确实带着土匪抢了，而且那一帮还杀了一个日本领事。我是剿匪的，你这个事情不要跟我讲，我已经全都知道。”他呢，他是怎么样？这个焦作宽是怎么当了土匪的呢？从吉林回来我也不能说是怎么样了。我跟我父亲说，那时吉林督军鲍大爷是我姐夫的爸爸鲍贵卿。他也不是靠着我父亲，人家也是自己爬起来的。他带来的军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军队。那真是官逼民反，因为他那个地方种鸦片烟土。鸦片烟土收成的时候，我简单说，我

^① 长沙大火，又称文夕大火，指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的一场人为毁灭性火灾。因应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订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两万余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

还说不太清楚。那就是种的人——这种鸦片烟土的工作人大多数是山东的劳工，那么，这种劳工当年是怎么来的呢？我这个人做事都要考察的。他们当年来的时候呀，是给中东路〔当劳工〕，所以我说俄国人坏透了。我最恨俄国人了！这个中东铁路他不烧煤的。

访 一：那烧什么？

张学良：烧木片子！

访 一：什么是木片子呀？

张学良：烧木材。烧木材不要紧呀，但是他们需要的都是黄花松。什么叫黄花松呢？就是沙木啊。把最好的沙木都劈成一段一段的，那沙木林子烧了多少啊！你算算要烧多少呀！真可恶透了！我为这件事，当然我说他们俄国人认为那也不是他们的地，所以就烧呗。这个烧木片子问题就来了。伐木，砍这个木片子的工人都是山东来的，他们把一块木片子打成四块。这些人慢慢地就在那儿种鸦片了。

访 一：落户了！

张学良：种鸦片烟呢，他们种什么……我跟你讲，我自己去，这跟那个不太联络。富庶的地方，他们种的黄豆啊，就是我们吃的大豆，除了自己用之外，其余的都烧了。晚上睡觉，那个炕热乎乎的，我说，“烧这么热，怎么这么好啊？”他说炕底下烧的是黄豆。黄豆没处用，干什么？运输不便没法出啊，我们烧黄豆可以肥我们的土呀！

访 一：对，等于肥料。

张学良：我用多少，不用的全烧了。你们吃那个红菜^①头，那么粗的。

访 一：噢，那个荸荠。

张学良：那个长得有这么大。

访 二：噢，大萝卜一样。

张学良：我很喜欢这个，长这么大！差不多这么大。

访 一：甜的！

张学良：那没办法。所以后来我写个条陈，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交通不便。你要是交通方便，可以解决一大部分。他也不愿意那样，可他怎么办呢？

访 一：这些人都是劳工来砍树了，为俄国人砍树就住下了。

① 即甜菜，可以制糖。

张学良：后来，跟日本打仗的游击队都是他们山东来的。有一个叫王什么的，他就是一个劳工的头啊！砍木样子的头啊。他后来就带……那个势力都在他们手里，不说势力，大部分的势力都在他们手里。那些人都是他们山东的。

访 二：他们在那几种鸦片。

张学良：也不是种，他挣不到钱，没多少钱，他砍木样子挣的钱不多。那么，他种鸦片有什么好处呢？他就是分鸦片烟带到哈尔滨去卖。他不是分钱啊，分鸦片烟，把熬成的鸦片烟带到哈尔滨可以卖好多钱。

访 一：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本来是劳工分一部分，地主分一部分，驻军分一部分。

张学良：问题就在这儿了。

访 一：焦作宽怎么就做成了土匪头了？

张学良：他这个军队——这个焦作宽，就是他起来的原因。军队来查鸦片土，把这烟土又拿走了。他们认为，“我们来查鸦片土啊”。军队有这个责任。

访 二：所以又把人家的抢去了。

张学良：这个焦作宽自己家里，原来就有差不多上百条枪啊，所以他就这样起来了。好家伙，他拉出来的人就有七八百到上千啊。

访 二：就开始 [当土匪]。

张学良：就是土匪了。吉林就剿匪剿不了，所以就请求奉天调军队援助，奉天就把我派去了。

访 二：那您把他们怎么办呢。

张学良：杀头了。

访 一：您怎么可以给他们……他们剿不了，您去了怎么就 [能剿了]。您大概用了些什么策略？

张学良：什么策略，就是打呀！我们部队就是真去打呀！我那个鲍大爷就因为那样把督军给丢掉了。我们把土匪围到一个城里头，那打的不简单。土匪不完全是我们围的，我们围了一部分，黑龙江派来的军队也围了一部分，吉林军队也把他们围了一部分。可是打了一天一宿，土匪就没了。

访 二：他们跑了？

张学良：走了！

访 一：（笑），他们怎么可以走呢？

访 二：人家有后遁之路。

张学良：不是，给开城门就走了，平平安安地走了！

访 二：那是放了！

张学良：当然啦，所以把我都气死了！

访 一：那您剿匪，谁开的门呢？谁让他们走的？

张学良：吉林军队。城门开着走了，那大车什么也都走了，飞出去了，我就不管了。可打死了我的一个团长，把我都气死了！

访 一：您自个人伤亡也有？

张学良：我伤亡很厉害，我气死了！真把我气死了！我回来，我那个鲍大爷就把督军丢掉了。

访 一：是您条陈的？

张学良：真不是个玩意儿，那个军队都是我鲍大爷自己的亲戚，还有他的……什么玩意儿，后来我就调黑龙江督军，把他撤了，不是撤，把他免职了。

访 一：那为什么叫鲍大爷呀？

张学良：他是我姐夫的爸爸。

访 一：噢，对！对！

张学良：我大姐夫是他的二儿子〔的妻子〕。

访 一：那这个鲍大爷不气您吗？

张学良：他跟我父亲过去没关系。人家是王占元第二师，人家在关内自己爬起来当旅长的，他也是有地位的。那么后来到奉天来往得多了，……他自己，他是奉天的人。同时，我的姐姐嫁了他的第二个儿子。早年，人家是东北人啦，那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做了亲戚。父母之命，没见过面，就是这么做亲了。后来我父亲也就跟他有关系了。亲家嘛，我父亲就帮他忙。他在关内也有他的地位，他也帮我父亲的忙，帮了不少。双方都有关系了，我就喊他鲍大爷，那天我不是和你说笑话嘛，我爸爸骂我。

访 一：骂您什么？

张学良：我这个人到现在嘴巴都好开玩笑。爸爸打听鲍大爷今年情形都怎么样？我说：“咱们不是三十二送小年嘛。”

访 二：是二十三。